

## 第五十二章 賜婚消息傳天下

徐子越的信是在瓊林宴後的第六天到蘇家的，蘇長宇接到信後沒有忍住先看了。女兒這些日子一直心不在焉，旁人不知，他卻知道是徐子越的關係。

為了蘇文卿，蘇長宇打開了這封信，卻在看到一半後就匆匆將信裝了回去。這麼肉麻的內容真的是出自徐子越之手？徐子越怎麼可以寫這麼露骨的東西給女兒！

什麼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，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！

然後蘇長宇便不知是喜是怒的糾結了許久，這信到底要不要給女兒看？

徐子越是新科狀元，瓊林宴上雖然直言要提親，但新官上任卻沒有時間讓他跑一趟蘇州。

徐子越要成親的女子是誰，這事兒最終還是傳了出來，惋惜者多如牛毛，徐子俊卻宛如被驚雷劈了一般，久久不知如何動彈。

他原以為蘇文卿喜歡的是徐子玉，卻不想原來是徐子越。

徐子俊失落萬分，心中戚戚然，若這人是徐子越，表妹定是看不上自己了。徐子越敢在天子面前直言與表妹的關係，他卻連母親也不敢反抗，徐子俊怔愣了許久，這才回了家門。

江琦等與徐子越相熟的公子哥們也是一時無語，只不過權貴之家的子弟，皇上賜婚自是美妙至極，可賜的若是公主，相較而言還是覺得尋常女子好一些。

除了定國公這種立了軍功的武官，京城其他駙馬皆是掛了閒職的閒散之人，徐子越那樣的人，又怎麼甘願做一個碌碌無為的勳貴？

男子們皆喜歡討論京城的小姐，說起這位蘇姑娘，此刻提起極大的興趣，太子少師的二公子司馬舒神祕兮兮地道：「聽說那位蘇姑娘可是絕色，難怪連徐子越也難過美人關。」

驃騎將軍家的劉公子惋惜歎息，「可惜未曾一見。」

毅勇侯府的世子爺與齊光關係甚好，是這群人裡鮮少不怕齊光的，轉頭問他，「修雲可曾見過？聽說比起安慶郡主也是毫不遜色，及笄禮時這位蘇小姐還去了你們定國公府，問你你準知道。」

齊光晃了晃酒杯中清冽的酒，俊美的臉上沒有一絲一毫的表情，聽到這句話後將酒杯中的酒一飲而盡。

外疆送來的烈酒，味辛辣，沒有一絲酒香，並不好喝。

「沒見過。」齊光淡淡地道，放下酒杯站起身，「府中還有事，改日再聚。」說罷，也不管其他人如何想，轉身就走。

他不想聽所有人無時無刻的談論徐子越，不想聽所有人說那個自己一見就無法忘懷的女子，更不想聽這兩個名字一同出現。

眾人不知他為何突然沒了興致，但直到齊光離去後，他們這才敏感的發現，自從說起徐子越，齊光就一直沒開過口。

齊光回到府上時，就見安慶郡主正在與母親說話，說起蕭沈君最近正在杭州查辦李俊德貪汙一案。三皇子奉旨辦案已經離京十餘天，來信中說那邊並不順利，安慶與母親皆有些擔心。

三皇子的母親是個並不得寵的昭儀，在眾皇子中並不突出，皇帝難得能將這麼大的案子交給他，蕭沈君自是重視。

長安長公主說起蕭沈君也是不由擔心，「江南富庶，蘇杭一帶這些年官商勾結，皇兄一直睜隻眼閉著眼，李俊德這事鬧到了御前，牽扯出的可不只他一人，也不知道沈君能否鎮得住？千萬別出了什麼岔子。」

齊光心中微動，蕭沈君現在正在杭州……一旦有了念頭，便再也壓不下去。

「母親，我近來也無事，不如去杭州一趟，也算助沈君一臂之力，妳覺得如何？」

徐府，徐賢聽聞徐子越拒了皇帝的賜親後，氣衝衝的來找徐子越，陛下可是有心招徐子越做駙馬的啊。

徐賢始終對徐子越做了江聰的弟子這件事耿耿於懷，徐王兩家有姻親，宮中徐貴妃又與皇后親善，就算徐賢從未表態，但他也已經被打上了東宮的標籤，而徐子越被江聰收為弟子，所以王崇不滿他也覺得晦氣。

現在太子殿下有心招攬，甚至願意下嫁公主，徐子越竟然這麼不留情面，太子回東宮後大怒，徐子越是他的兒子，徐賢免不了被牽連一句，回來後又怎會沒有怨氣？

徐子越最近風頭太盛，又已經正式出入朝廷，頓時讓徐賢有了滿滿的緊張與不安，因為以往從未將徐子越看在眼裡，如今倒是有些擔心被徐子越爬到頭上，丟了他的面子。

徐賢有心想找徐子越的晦氣，順便殺一殺徐子越的威風，因此一進越林院便指著在竹蔭下看書的徐子越怒道：「你可知你今日惹得太子動怒，做事怎麼如此莽撞，太子有心提拔你，可你看你到底幹了什麼？你何時定了親？你可知你這是欺君之罪？」

徐子越看著手上的書本，不冷不熱地道：「老爺若是想告訴陛下我還尚未訂親，此時再去也不遲。」

徐賢被堵得頭頂冒煙，嘴唇抖了抖，徐子玉、徐子敬見他皆是一副老鼠見了貓的模樣，只有徐子越半點不把他看在眼裡。

徐賢當即便想動怒，正要訓斥時卻陡然想起當年徐子越孤身一人去了南嶺的模樣，一時又啞了，最後才強忍著怒氣道——

「當初若不是你小小年紀就如此心狠手辣，我又怎會將你送去南嶺？如今你大了，心中有怨恨，我無話可說，但我到底是你父親，自是為了你好，文卿這孩子雖然不錯，但哪兒比得上安成公主，你有此福分，我不免為你惋惜幾分。」

聽到這番話，徐子越放下手中的書卷，無論何時，徐賢都是如此的讓人看不起，分明是曲意逢迎，偏偏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。

前世陛下駕崩新帝繼位，太子黨分崩離析，徐家、王家東窗事發，他與定國公府一起為當年的韓家翻案，樹倒猢猻散，徐賢進了天牢，那時候在得知了他的真實身分後，那模樣倒比現在順眼得多。

「這樣的好福氣還是留給徐子玉吧，太太定是相當願意。不過老爺這麼多年倒是一直未變，當年娶了王家女，現在當起了媒人。只是現在多說無益，我已經與皇上說過我已訂親，此時再反悔才真是欺君。」說罷，徐子越站起身來，擺出送客的模樣，「時辰不早了，老爺若無事還請自便。」

徐賢眼瞅著徐子越進了屋，不由得大怒，暴喝了一聲徐子越。

「千知，送客，關門。」徐子越在屋內淡淡地道。

千知一雙小眼睛在徐子越和徐賢兩人身上來回看了好一陣子，最後戰戰兢兢的走到徐賢跟前，「老爺，請。」

徐賢面色鐵青，徐子越這分明是在罵他靠著裙帶關係娶了王家貴女，又送了女兒進宮才換來今日的富貴，平日裡最忌諱被提起的事情被親兒子提了出來，徐賢怒極，腳下一個踉蹌，差點站不穩。

千知小心翼翼地忙扶了他一把，徐賢卻喘著粗氣狠狠拂開千知的手，甩袖離開。徐老太太當晚聽完兒子暴怒的抱怨後，沒有說什麼，只是讓徐賢早些歇息，第二日讓人請了徐子越過來清風堂說話。

徐子越來的路上遇到了徐心梅，徐心梅懷裡抱了隻胖得找不到臉的波斯貓，眼睛亮晶晶的問他那人可是蘇表姊，徐子越難得有笑意的點點頭，徐心梅會心一笑這才離開。

待到了清風堂後，徐老太太打發了一眾丫鬟下去，身邊只有李嬾嬾伺候著。

許是早早就知道徐子越會被賜娶公主，徐老太太在得知後並未像徐賢那樣驚訝，直到聽說徐子越拂了太子的意思，說自己早已訂親，而且那人正是蘇文卿，這才有些詫異，但似乎又覺得早該如此。

「你真的願意為了文卿捨了公主？」

「什麼也比不上文卿。」

徐老太太沉默，許久才鬆了口氣似的笑了，「你能如此說，我也能放心將文卿交給你。」

當初她為了王氏，最後沒有護著蘇文卿，蘇長宇帶著蘇文卿回了蘇州，也給她留下了遺憾，徐老太太突然明白過來，蘇文卿時常與她說對徐子越好一些，那時她只當是玩笑，現在才明白蘇文卿也是為了她，不想她得罪了徐子越。

比起府上的姑娘們，蘇文卿身子不好卻每日都會來請安，蘇長宇每次送來好東西，她也都會送來清風堂，還時常會親手做一兩件針線活，這樣孝順的孩子……是她對不起蘇文卿，對不起這孩子的一片好心。

她不是徐賢，一心覺得公主要比蘇文卿好得多，蘇文卿是她外孫女，若徐子越能真心待她，那嫁給徐子越是再好不過的。

「你父親那人太糊塗，若是說了什麼混帳話你別在意。」

因為徐賢沒有徐子越這樣的本事，所以徐賢需要一個像王氏那樣的女人，但徐子

越不需要，只是這樣的話，當著徐子越的面她又怎麼說得出來。

看得出徐子越不願與她說徐賢的事情，徐老太太難免失望，但徐子越與她之間仍然如履薄冰，因此徐老太太也沒有再勸徐子越，「你既然說了已經有提親的打算，但如今才入翰林，如何能脫得開身？」

「文卿現在還小，況且還在孝期，成親自是不可操之過急，如今只不過是先訂親，待她及笄後再親自上門提親。」

徐老太太點點頭，但到底有些不明白，「你也知道還早，為何一定要著急訂親？」

「……」徐子越難得無話可說，為什麼這麼著急？只是因為不安心。蘇文卿不在身邊，他無法確保不會出什麼差錯，所以他必須將蘇文卿綁在身邊。

徐老太太等了片刻，才聽到徐子越道：「免得夜長夢多。」

怎麼個夜長夢多，徐老太太沒聽懂，難不成徐子越還怕蘇文卿不嫁？

徐老太太眉頭蹙起，突然間想起了蘇長宇，蘇長宇在蘇家一個月，不可能都沒有發現蘇文卿與徐子越之間有貓膩，卻自始至終沒有提過這件事，分明是不太贊成。想到這兒，徐老太太倒有些幸災樂禍的心情，難得見到徐子越這心神不定的模樣。

「那便照你所說的先訂親，你與文卿早已心意相通，本是不需媒人，只不過規矩在這兒，還需尋個媒人替你跑這一趟。你老實與我說，長宇是不是早就知曉你與文卿的事情？」

見徐子越冷著臉點頭，徐老太太笑了笑又道：「長宇可是沒有答應？」

「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。」

徐老太太點點頭，「文卿是你姑父的心頭肉，自是要替女兒著想，許是怕你少年動心沒有當回事。但如今你既然說了要娶文卿，就連陛下也已知曉，事到如今你姑父自會信你，再去提親他定會同意的，待我打發媒人親自去蘇州一趟。」

徐子越抱拳躬身，「子越先行謝過老太太。」

徐老太太目視徐子越轉身走出清風堂，「還是讓妳說準了。」

李嬾嬾輕聲一笑，「這兩個孩子有緣分。」

徐老太太點點頭，是啊，若不是有這個緣分，蘇文卿又如何會在未曾見過徐子越的時候就知他會考中狀元，又怎會走到如今這一步？

蘇長宇最終還是將那封信交給了蘇文卿，只是轉眼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徐子越，開口已經是滿滿岳父的口吻。

他義正辭嚴的教導徐子越，兩人還未成婚，寫信說話還是需注意些，不可太過出格，你一個男子臉皮厚也就罷了，我女兒臉皮薄，不許再說這些放浪形骸的話，再有下次，這信便到不了文卿手中了。

蘇文卿接過信的時候，瞥見父親尷尬並欲言又止的模樣，好心的問了一句，「父親可是有什麼話要與我說？」

蘇文卿心中第一反應便是徐子越被賜了婚，所以寫信與她，叫她不用再等了，這麼想著，當即一把拆開了信，所以也沒有發現信封有什麼不對。

蘇長宇還想與女兒說幾句，沒想到女兒已經撕開了信，頓時坐不住了，轉身出了屋子。

再看蘇文卿，從一開始的心驚肉跳到後邊的面紅耳赤，只不過半晌的時間。

這信是徐子越在瓊林宴後才寄來的，難不成是因為時間與上一世不同所以沒有賜婚？還是……難不成是徐子越拒絕了賜婚？

但轉念又覺得不可能。

這樣的焦心只過了兩日，在京城與蘇州來往的商人們就已經將京城裡的新鮮事說得一清二楚，更別說此事還與蘇州蘇家有關。

皇上要將公主賜婚狀元郎，狀元郎卻說自己早已訂親，至於是和誰定了親，示意最北邊的那處看去，蘇家宅院連綿數里。

可不就是蘇家蘇三爺的親生女兒，蘇府的五小姐？

### 第五十三章 蘇家的兩樁親事

蘇府，忘仙閣，蘇老太太佈了細紋的眼角，因為緊皺的眉頭顯得越發深刻，從京城傳來的消息讓她一時間心情異常複雜，不知該喜還是該憂。

蘇老太太問過蘇長宇有關蘇文卿的婚事，她大抵猜到徐家有意娶蘇文卿進門，但蘇長宇一直沒有說是府上的哪位公子。

蘇老太太因為生兒子的氣，有些不大高興，「這樣的好事，我又不是外人，你連母親也瞞著，難不成我會攔著不讓文卿嫁人？」

「母親誤會了。」蘇長宇因為得知徐子越在御前直言已經訂親，難得的對徐子越十分滿意，「您也知道，徐子越如今不過十五歲，我之前並未覺得他真能考中狀元，覺得他不過說說罷了，八字都沒一撇的事情，我才一直沒跟您說，如今他真的考中了狀元，又信守承諾要娶文卿，我這才放心與您說。」

蘇老太太不滿地道：「既然已經訂親，還怕他毀約？再說了，已經訂親，難不成能因為徐子越沒有考中就不讓文卿嫁了？這要是傳了出去那還了得。」

「母親可知，陛下原本是要賜婚公主的，若是徐子越真娶了公主，難道我們還要找他去鬧一鬧？那得罪的可是皇上，況且我們蘇家也丟不起這個人。當初我並不滿意徐子越，所以沒有完全答應，這才提了這條件，若徐子越能考中一甲，就答應他與文卿的親事。」

蘇老太太目瞪口呆的瞪了兒子好一陣子，「狀元郎你為何不滿意？你這簡直就是用文卿的婚姻大事當兒戲！」

蘇長宇一時無言，徐子越用已經和女兒有了肌膚之親的事情威脅他，他還怎麼對徐子越滿意？但這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也就默默受了蘇老太太的責罵。

蘇老太太終於瞭解了細枝末節，「罷了，這便已經算定了親，但該有的禮數也不能缺，徐家如今是何意？可有說請媒人過來？」

「就算是過來也是悄悄的來，文卿如今還在孝期，還是不要太大張旗鼓。若是有人問起，母親便說是文卿還未去徐府時定的親，可不能讓人抓了把柄。」

蘇老太太揮了揮手道：「這些事哪需要你交代，過些日子你親自去京城走一趟，將事都佈置妥當了便可。」

罷了，又心道：與官家沾了關係，尤其是京城的勳貴們有姻親，到底是與其他子女不同，文錦等人就沒有這樣的好機會。

蘇長宇娶了徐靜，如今蘇文卿要嫁給徐子越，與徐家的關係真是斬也斬不斷。蘇長宇又與母親說了一陣子話，蘇老太太大抵是讚歎蘇文卿命好，能嫁給這名滿天下的狀元郎，還不死心的勸蘇長宇再考慮考慮續弦的事情，就算是納妾也無妨，但都被蘇長宇拒了。

待回到青寧院，藍淼說三小姐拉了蘇文卿去安院玩，蘇長宇聞言一笑，蘇文錦這丫頭最喜歡包打聽許是拉著文卿問東問西，也就隨她們去了。

蘇文卿確實被蘇文錦拉著說話，蘇文錦非常不滿蘇文卿居然不早早告訴她們，這些天她們感歎著狀元郎這樣的人該娶個什麼樣的女子，蘇文卿還與她們一同猜測，將京城中的閨秀一一排除了一遍呢。

蘇文卿百口莫辯，她也知道何時與徐子越定了親，她知道時也是怔在了原地，然而回過神來卻是傻笑了好一陣子。

皇上真的賜了婚，卻被徐子越拒絕了。

上一世，徐子越與公主本是夫妻，這一世再無公主，蘇文卿一時有些愧疚，心想可是自己壞了公主的姻緣？若徐子越與公主無緣，那公主以後又會嫁給何人？蘇文卿想了好一陣子，最後默默安慰自己，公主那樣的身分，陸下定會為她好好尋一門親事的。

蘇家因為徐子越一事，這些天來蘇家拜訪的人越來越多，大抵是想看看狀元郎不要公主也要娶的女子生得什麼模樣。

除了眾多富豪上門，蘇州官府的各位夫人、小姐也皆來蘇府作客，蘇老太太享受了幾日眾人豔羨的眼神，終於對蘇文卿好了不少，有什麼好首飾從不缺了蘇文卿，有什麼宴會也一定要帶著蘇文卿。

徐家派來的媒人也不是尋常人，是徐老太太親自回娘家請了自己的妹妹走這一趟。

這位姨老太太與徐老太太姊妹關係極好，雖然蘇家遠在江南，倒也沒有推辭，專門走了一趟。

姨老太太是十幾日後才到蘇州的，姨老太太如今四十多歲，怕陸路顛簸，所以選了水路，雖說慢了點但一路也算平安，待到了蘇州時，蘇長宇親自相迎，將人妥妥當當的接回了蘇家。

姨老太太身上有三品誥命，就是知府夫人也比不上姨老太太的身分，蘇老太太難得覺得自己低人一等，說話間便多了些分寸。

這位姨老太太說話做事與徐老太太有三分相似，幹練又迅速，問名討八字，收了蘇文卿的生辰八字，當天送往陰陽先生那處。

因為蘇家與徐家相隔太遠，平日裡兩地難以頻繁來往，所以來之前徐老太太也與她說過，只是做做樣子，將禮修成也就罷了。

姨老太太見過徐子越，這個惹得京城沸沸揚揚的狀元郎極其認真的託付她，「我

把親事定在文卿及笄後的一個月，待她及笄後，我定會親自去蘇州接她回來，還望姨老太太轉告一二。」

及笄後便馬上成親，這惹得徐老太太兩人皆笑了起來，想不到清冷的狀元郎是這麼迫不及待地想將人娶回去。

蘇文卿這孩子她也見過，如今再見，已經出落得如此漂亮，姨老太太與她說了些話，看蘇文卿舉止大方、進退有度，不由更加滿意，從手上褪下一只玉鐲放在她手心，「靜兒是我親外甥女，妳是靜兒的女兒，有什麼好推脫的。我瞧著妳也是高興，要是靜兒看得見妳現在的模樣，定是欣慰極了。」

「我來時妳表哥反覆與我說一定要將親事先定下來，說妳因為自己身子不好，不想拖累他，所以一直不願意，妳表哥說他不在意，只要妳好好的嫁過去就什麼都好，妳只需在蘇州等上兩年，待妳及笄後他定會親自來蘇州提親。」

「他能為了妳，推了和公主的賜婚，可見妳表哥是真的對妳極好，妳若是真的為妳表哥好，就聽他的話，不要多想。嫁給他就是與妳外祖母在同一處，與妳表哥一同孝敬妳外祖母。」

姨老太太又說：「妳如今還在孝期，納徵待妳的孝期過去後再送不遲，也不一定事事按著規矩走。」

蘇文卿聽的心頭又甜又酸，徐子越將事情想的很周到，不用她操一點心，她還有什麼不滿的。

姨老太太在蘇家待了七日，走的那日蘇長宇與蘇文卿親自將人送走。

她與徐子越的親事就這麼定了下來，定在她十五歲生辰後的一個月後。

蘇文卿打開徐子越寫來的信，將已經爛熟於心的信又認認真真地看了一遍，這才恍惚地想，我就這麼與表哥訂親了？

等到兩年後，就要像姨老太太說的，要嫁給徐子越了？

無論想過多少次，夜晚在床榻上如何輾轉反側，蘇文卿仍然覺得不真實。

綠袖倒是歡喜地道：「我就知道大公子一定會娶小姐進門的，您看那些小姐們看您的眼神，定要羨慕死她們！」

這些女子們從未見過徐子越，若是見過徐子越的模樣才真的會嫉妒吧，徐子越那樣的人……蘇文卿將臉蒙進被子裡，不好意思的想，怎麼就看上她了呢？

許是因為重生一世，老天爺看她上一世太可憐，所以特意補償她，將這世上最有才華的男子送給她做夫君？

恍惚間，蘇文卿似乎又想起了上一世自己逐漸冰冷的身體，以及徐子玉冷漠的眼神，轉眼便是徐子越站在雪地裡孑孑立的身影，風華無雙。

蘇文卿的親事就這麼落定了，但正式成親是在兩年後，如今蘇家還有兩位姑娘未曾出嫁，尤其是蘇文錦已經十七歲了，蘇二太太差點操碎了心。

蘇家最近受邀的宴席實在太多，蘇老太太也喜歡帶著一眾孫女出門，沒想到陰錯陽差的，蘇文錦的親事就突然間被定了下來。

說來也是讓人大吃一驚，與蘇文錦訂親的正是與蘇瑜天天打架的程晨。程家本家不在蘇州而在杭州，雖然比不上蘇家，但也是數一數二的富商。程晨只比蘇瑜大了半歲，比蘇文錦還小了一歲多，他與蘇瑜打鬧了這麼多年，蘇文錦還經常為了蘇瑜，對程晨破口大罵，但程晨還是經常來蘇府。蘇文卿突然間恍然大悟，難不成程晨早就喜歡上三姊了，所以就算被三姊又打又罵，還是義無反顧的來蘇府？

聽到消息的當天，蘇文卿就去找蘇文錦問問到底怎麼回事，不想一向大刺刺的蘇文錦卻驀地紅了臉。

蘇文卿一雙漂亮的眼睛微微一眯，直覺應該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但蘇文錦就是閉著嘴不說，還將她推了出去。

蘇文卿無語了，我把自己與表哥的所有事情，除了那次心疾有了肌膚之親實在太羞人，說不出口，其他的都講給蘇文錦聽了，現在輪到蘇文錦了，她居然半點不透露！

蘇文卿憤憤離開，一個人在後花園走了一會兒，忽然間，遠遠地瞥見有兩人走過來。一人生得瘦瘦的，正是蘇瑜，站在高挺的程晨身邊，更顯得瘦小可憐，只是不知怎的，蘇瑜走的極快，程晨一直在後邊緊緊跟著。

蘇文卿沒想著上前打聲招呼，轉身去了假山那邊，本想等兩人走遠了再出來，沒想到等了一會兒，卻聽見腳步聲漸近，蘇瑜和程晨說話的聲音隨之清晰的傳了過來。

「行了，就這裡吧，你若是想打我，我絕不還手。」

蘇文卿一臉詫異，這是程晨的聲音，程晨這是做了什麼壞事，現在居然乖乖的請打？

蘇瑜許是真的氣壞了，就聽見他氣急敗壞地道：「你剛從杭州回來就和我姊姊說那些混帳話，還正正經經的定了親，我還當你是這些年終於大了回膽子，不掖著藏著了。可剛定了親你卻說你要去參軍，你走了，我姊姊怎麼辦？你以後死在戰場上了，難不成還要讓我姊姊守寡？！」

蘇文卿差點驚叫出來，忙伸手捂住了嘴，程晨居然想去參軍！既然要去參軍又為何要與蘇文錦訂親？戰場上的刀槍哪兒是長眼的？

「你我從小一起長大，你知道我這麼些年一直喜歡你姊姊，我就怕我要是現在不定下來，以後回來時文錦已經嫁給了別人……就再也沒有我的什麼事了。」

「那你就不要去啊！」

程晨沉默了好一陣子，「我不會死在戰場上的，我還要回來娶文錦，若是……我真的出了什麼事，是我對不起文錦，你們定要再為她尋一門好親事。你我打小一起長大，你知道我並不喜歡經商，如今三皇子與定國公世子就在杭州辦案。我有幸結識了定國公世子，沒想到原來世子這樣身分的人也想去沙場殺一回敵寇，世子說若我有意，可以先跟著他回京城，最多一年就能去西北。」

齊光居然在杭州？然而蘇文卿一聽到是與三皇子一起，又覺得沒什麼好驚奇的。齊光如今十六歲，上一世他就是十七歲的時候瞞著所有人偷偷去了西北，看來這



一世也是如此。

蘇瑜已經氣得口不擇言了，「你個榆木疙瘩懂個屁！三皇子與定國公世子調查李俊德貪汙一案，只不過是借你程家的勢力辦案罷了，隨便允諾一句你就信了？定國公世子是什麼身分，他一個紈褲子弟哪兒會去什麼西北？槍都提不起來還上陣殺敵？等把你們程家利用完了，哪還會記得這回事！」

程晨悶悶的回答道：「定國公世子文武雙全，不是紈褲子弟，他說男兒就應該戰死沙場……」

「你閉嘴！還戰死沙場……我問你，你是要娶我姊姊還是要跟著定國公世子？」這一刻，程晨像哭了一般，語帶哽咽地道：「我怕我走了，文錦就再也沒有機會嫁給我了，但我若是不走，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去戰場。我知道我自私，但我是真的怕，文錦說她可是等我，三年，最多三年，我一定會回來的！」

蘇文卿站在距離兩人不遠處的假山後邊，這一刻也因為是程晨的話而動怒。

魚與熊掌不可兼得，既想抱得美人歸，又想去西北殺敵，怎可兩者兼得？若是蘇文錦現在年紀還小也就罷了，但蘇文錦已經十七了，程晨這樣的想法委實太自私。蘇文卿強忍著怒火聽程晨開口道：「蘇瑜，我們一同長大，你知道我對文錦的感情，你若是不幫我就再也沒有人能幫我了。」

蘇瑜聲音極為冷淡，「如此最好，我與你的關係再好也不會讓我搭上我姊姊。程晨，你若是執意要去，以後你再也沒有我這個朋友，我姊姊你也休想娶進門。你的家國抱負與我們蘇家無關，沒有讓我姊姊相陪的道理。」

「今天若不是你說漏了嘴，等你騙我們蘇家定了親，將我姊姊娶進門，你轉身就去了西北，留我姊姊一個人，那時生米已經煮熟飯，蘇家就算再如何也奈何不了你，程晨，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盤！」

程晨急忙道：「我只是訂親，等我回來再風風光光的娶她進門。」

「等你回來？等你回來又是何時？程晨，我姊姊已經十七了，幾年時間她又該多大年紀。你若是回不來呢？你若是死在了戰場上，你若是缺了胳膊、少了腿、臉上被劃了刀子，難道還要讓她一直等下去，等你回來嫁給你？程晨，你是什麼身分值得她等你這麼多年？我姊姊是蘇家二房的嫡女，你哪兒來的膽子這麼戲弄她？！」

這回程晨沉默了許久，良久後，蘇文卿才聽到他沉沉地開口，「文錦答應過會等我的。」

「她答應了？」蘇瑜冷笑一聲，「那又有什麼用。」說罷，轉身離去。

蘇文卿靠在冰涼的石頭上，想起適才蘇文錦眼中的嬌羞，倏地想起蘇文錦拒絕告訴她與程晨發生了何事。

程晨說，蘇文錦早就知道他的想法，可她卻依然答應嫁給他，不過事實也就像蘇瑜說的那樣，蘇文錦的話又有什麼用。

蘇文錦是蘇家二房嫡女，更別說比程晨出身更好的男子大有人在，二伯娘是不會讓女兒受這種委屈的。

程晨還在原地發呆，蘇文卿站久了，腿不由發麻，輕輕動了動。

而程晨卻是被身後不遠處的腳步聲驚醒，卻對上蘇文卿冷漠的雙眼，一張呆愣的臉此刻只剩下絕望。

方才蘇瑜雖然說的狠絕，卻有可能替他瞞著，但蘇文卿卻不會。

他雖然才見過蘇文卿幾次，可記憶中，這位蘇家五姑娘性格溫婉，何曾有過如此駭人的表情？

蘇文卿與程晨擦身而過，沒有說一句話，但程晨卻明白過來了，他與蘇文錦的親事，怕是真的再也沒有可能了。

#### 第五十四章 男兒的抱負

蘇文卿還沒有來得及說，程晨想去西北的事情還是被二伯娘二伯知道了，當她趕去世安院的時候，蘇文錦正好抬手搥了蘇瑜一巴掌，大罵道：「誰讓你多嘴！」打完後一陣寂靜，然後就聽到蘇文錦低低的啜泣聲，蘇長源、蘇二太太都臉色沉重，看到蘇文卿進來，一時間不知道是該讓蘇文卿回去還是講給蘇文卿聽。

蘇文卿張了張嘴，感覺嗓子有些啞，她將目光從蘇文錦身上收回來，「我已經知道了，五哥和程公子說話的時候我正好在附近。」

蘇文錦的哭聲一頓，像突然明白了什麼似的，放聲尖叫起來，「妳是不是也是來告訴爹爹娘親的，妳和蘇瑜一樣，都是為了告密的，是不是？」

蘇文卿啞然，目光不經意地看見蘇瑜面帶諷刺的臉，上面的掌印依然醒目。

蘇瑜站起身來，看了蘇文錦一眼，「愚蠢。」等走到門口時，抓起蘇文卿的手腕，再沒有說一句話，拉著蘇文卿就走出了世安院。

蘇文卿抬眼便看見蘇瑜臉頰上的紅印子，一時間不知該做何感想，適才蘇文錦對她大吼的時候，她都有些委屈和憤怒，更別說蘇瑜了。

想了想，她低聲道：「五哥，你也別太難受了，三姊就是一時接受不了。」

「她就是蠢！簡直愚不可及！」

蘇文卿默然，她從未見過蘇瑜這副模樣，終是歎了口氣，帶著又是氣憤又是傷心的蘇瑜去了青寧院，讓丫頭們替他敷臉。

程晨想去西北的事情被蘇長源知道後，就連蘇長源那樣好脾氣的人，也氣得臉頰通紅的大吼，「以後不准讓那姓程的小子進門，看見就給我打出去！」

若是沒有訂親還好，如今剛剛訂親就發生這種事，如何不讓人震怒？

蘇長源從未對女兒說過一句重話，這次居然不留一點情面，將蘇文錦鎖在屋子裡不准她出府，更不准見程晨。

蘇文錦哭了兩日，蘇二太太先是氣得打了她兩巴掌，後來也是心疼不已，心想蘇文錦這孩子不算太聰明，大抵是聰明勁兒全給了蘇瑜，可蘇二太太沒想到女兒還是個死心眼的。

「說妳傻妳還不承認，他若是真的在意妳就不會去西北。女兒家的年紀何其珍貴，他能讓妳白白浪費了這幾年，以後指不定還會幹出什麼。他說他三年就回來，他不是什麼有身分的皇親國戚，等到了西北，難道他想回來就能回來？若是三年回不來呢？難不成妳還要再等他三年、五年？」

「他答應了我會回來，我就是等他三年又如何？」

蘇二太太強忍著怒氣慢慢道：「戰場上刀劍無眼，受傷在所難免，瞎了癩了是小事，一不小心丟了性命呢？他們程家捨得兒子，我和妳爹爹卻捨不得女兒。妳現在不覺得如何，等三年過了，其他人都和和美美的，可妳呢？妳等他三年，到時妳已經二十歲了，那時再想找一門好親事哪有那麼容易，更何況妳還退過親。」蘇文錦秀麗的臉頰上淚水滾落下來，蘇二太太既心疼又生氣，將女兒攬進懷裡道：「妳氣瑜兒把這些事告訴了我，可妳想過沒有，他與程晨那般好，為什麼沒有幫著程晨？妳現在覺得是我們壞了你們的姻緣，但是從一開始就是程晨自己造孽。妳說他是真心待妳，妳看看他如何，再看看與妳五妹妹訂親的徐公子如何？徐公子為了妳五妹妹，連公主都不要，程晨為了去一趟西北就捨了妳，妳難道還不明白？」

蘇文錦仍是梗著脖子不說話，蘇二太太終是動怒，轉身離去時讓丫鬟婆子牢牢看著蘇文錦。

蘇文錦知道自己再說什麼也沒有用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就算她不同意退親，這門親事一樣不會作數。

程晨那日回到程家，已經猜到蘇瑜會將這事兒告訴蘇長源，心知自己與蘇文錦的親事大抵是無望，眼圈不由發紅。

程家二老皆是詫異，兒子剛剛定了親，出門前還是歡歡喜喜的，怎地一回來就成了這副模樣？

等蘇長源親自找上門要退親時，程晨的爹爹程老爺大驚失色，忙問怎麼回事。蘇長源一張溫雅的脸此刻黑成一片，「于卓兄，你我相識多年，怎可如此算計我！」

「這這……這從何說起？」

這時，程晨從外邊進來，直挺挺地跪在兩人跟前，蘇長源沉默不語，程老爺這才發覺出了事。

程晨已是萬念俱灰，他想去西北的事情一直瞞著家中，此刻說出來，父母定是要嚴加看管，但蘇長源在這裡他是不得不說。

程晨一字一句的說，說罷後，程老爺驚得差點從椅子上站起來。

程晨低頭道：「是我欺瞞在先，但我是真的想娶文錦，只需三年我就能回來……」

「你閉嘴！你還想去西北，你是想氣死我和你娘嗎？」程老爺大怒之下連鬍子都在動。

他居然從不知道兒子有了這樣的心思，若不是發生這種事情，還不知兒子哪一天就丟下程家去西北了，光是這麼想著，程老爺便是一陣後怕，西北是什麼地方？全是殺人的蠻子，這孩子為什麼想去那種地方？

蘇長源沒有興致看程老爺教訓兒子，正巧有人急急忙忙尋他，來人是蘇長源身邊的一位極得信任的掌櫃，蘇長源頓覺不好，待那掌櫃附在他耳邊低語幾句，蘇長源臉色大變，急忙告辭回府。

「于卓兄，若是貴府公子存了這樣的心思，我是萬萬不敢將女兒嫁過來，還望于卓兄儘快給我一個答覆。」

「這是一定。」程老爺急忙應了，等蘇長源出了門這才暴怒，「給我執家法！」

蘇長源大驚失色的原因，別無其他，正與最近談之變色的李俊德貪汙一案有關係。江南富庶，富商數不勝數，李俊德替商賈們行使便利，商賈們送上錢財，多年來一直相安無事，只是李俊德近年來見一直風平浪靜，膽子越來越肥，胃口越養越大，加上天高皇帝遠，如今李俊德收禮已非千金不收。

去年更以承辦「花石綱」為名，借此撈得錢財無數。凡諂事之人便利通行，不附己者則惡意刁難，短短三年時間，江南富商多少家破人亡，去年時又加大賦稅，百姓商賈無一倖免，直至今年一紙血書被送上御前這才東窗事發，陛下震怒，三皇子領命查辦此案。

若是只查辦李俊德便罷了，可李俊德在職多年，府中錢財皆是不明之財，除了被抄出金子一萬兩、白銀百萬兩，其他珍寶玉器更是數不勝數。

三皇子蕭沈君瞪著單子上的數目氣得面色鐵青，齊光看了也是心驚，齊家幾世富貴，也比不上李俊德的家底。

「這等貪官心黑如墨，貪婪峻刻，殘民以逞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恨不得殺之而後快！父皇高薪卻未能養廉，真是辜負父皇一片苦心。」

當今陛下最恨貪官汙吏，李俊德抄家的錢財幾乎抵得上一季全國的賦稅，如何能不怒。

李俊德已經入獄，蕭沈君與齊光如今正在查明錢財來處，與李俊德私下勾結得了不義之財的，半點都不留情面，因此短短幾天已經有三家被抄。

只是李俊德之事牽扯甚多，江南富賈多有牽連，就連江南第一富的蘇家也與李俊德脫不了干係。

「蘇家與一般商賈不同，當年蘇長宇提供了朝廷軍餉供應的工具，現在還有了皇商的名號，這些年無論是宮廷修建的木材，還是後宮的衣服織造、花木種植、水粉胭脂，蘇家皆有一份，就連我母妃居然也知道蘇家大當家的名頭，難怪都說蘇家身居江南小鎮，做盡天下生意。」

齊光也是一笑，「蘇長宇這人極有本事，就連我們府上也與他有些生意。」

「若是沒有點本事，也不會連李俊德對他都無可奈何，還能保得住江南第一富賈的稱號，蘇家因為有皇商的名頭，有些生意他確實插得了手，李俊德怕是恨極了蘇長宇。江南的帳實在太難算，蘇長宇與李俊德有分歧正好，看來得往蘇州一趟了。」

齊光站起身來，「這個想法甚好。」

蘇杭兩地只不過六七個時辰的水路，如今已經逐漸入夏，江南的暖夏來的比京城快一些，迎風站在船頭，河風吹過感覺很是舒服。

李俊德扎根江南數十年，牽扯甚廣，如今人已押往京城，抄家所得銀兩也送往了京城，但齊光與蕭沈君並未返京。密折是連夜送往乾清宮的，兩人有心將這樹根挖的更深一點，其中的油水實在太大，皇帝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答應了。

只要銀子能進國庫，皇帝沒有什麼不樂意。

齊光的母親是當今陛下的親妹妹，按理說，齊光還要管蕭沈君叫一聲表哥，安慶又與蕭沈君訂親，婚期已定，年底便要娶安慶進門，那時還得喊一聲妹夫。

蕭沈君對這個稱呼一直很不滿意，他要比齊光大了六歲，喊了這麼多年的表弟，等娶了安慶倒是變了輩分。

齊光一有心情就要提起這事兒噁心一下蕭沈君，兩人說笑一陣子才提起蕭沈君與安慶的親事。

蕭沈君與定國公府走得近，當年齊光還剛剛會爬，蕭沈君已經跟著定國公開始習武，再大一點便隨著定國公出入軍營。十六歲時得了陛下的恩准去了西北，一待就是五年，如今蕭沈君在西北威望漸盛，皇帝也頗為倚重他，引了太子和大皇子的忌諱，這才回了京城。

當時正巧趕上安慶的及笄大禮，安慶既然已經及笄，親事自然也不耽擱，太后親自下了懿旨，將親事定在了今年年底。

蕭沈君看著安慶長大，這麼多年感情自是不淺，更別說安慶有傾城之貌又知書達禮，「只可惜西北戰事未平，定國公如今身體大不如以前，朝中上下竟無一人自願請纓前往西北。」

齊光坐在船頭，一襲玄色勁裝，腰身精瘦、雙腿修長，俊美的五官是江南男兒沒有的英氣勃發，惹得來往女子個個頻頻回頭。

「我去。」

蕭沈君大為吃驚，轉頭看見齊光一雙墨黑的眸子裡沒有半點開玩笑的意思。

定國公的親兒子，又怎麼會與京城中的紈褲子弟一般？

這樣的想法，齊光如今能說出來，顯然是存了許久的心思，而且是已經做好了打算，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等你大婚後吧，至少要看著安慶出嫁。」

蕭沈君並不意外，齊光與安慶雖然不是親兄妹卻勝似親生，兩人感情十分深厚。他歎了口氣，眼睛掃過齊光年輕風發的臉，當時自己也是十六歲的少年，也是毅然決然地穿上了鐵甲、拿起了鐵槍，不過與自己不同的是，當年自己的母親連昭儀都不是，自己這個皇子可有可無，就連當初告訴父皇自己要去西北，父皇也只是微微驚訝了一刻便允了。

可齊光與自己不同，齊家只有齊光這麼一個寶貝疙瘩，長公主和齊老太君若是知道齊光起了這種心思，就算綁也會將人綁回去。

想到這兒，蕭沈君不由笑了，「你們齊家一脈單傳，你若是想走，興許得替姑姑生兩個大胖孫子，要不姑姑定不會同意的。」

「所以只能悄悄走。」齊光早就做好了打算，在京城裡沒有和祖母、母親透露過一絲一毫，父親或許知道一點，但既然一直沒有聲張，大抵是心中默許了。

父親是在戰場上拚殺過的人，比起在齊家安安穩穩長大，他倒是更想要一個真正敢去戰場的兒子。

「如此一來，等你回來也和我一般年紀，親事倒是耽擱了。」

「無妨，我不想這麼早就成親，我可沒有你這麼幸運，能有安慶這樣的美人等著我。」齊光的長腿換了個位置，「只不過這麼多年一直看著安慶的模樣，這世上大抵是沒人能再入眼了。」

蕭沈君皺眉踹了他一腳，「不准拿安慶打趣，你何時成了這種只圖美貌的膚淺之人！」

齊光靈活地躲開蕭沈君的腳，換了個更舒服的姿勢，懶懶地道：「我一直都是這樣的膚淺之徒，你不愛美人還一定要娶安慶？」

「我們青梅竹馬，就算安慶無鹽又何妨。」蕭沈君說罷又是得意一笑，「只不過你若真想尋一個比安慶更貌美的，那你這輩子許是娶不到媳婦了。」

齊光如墨的眼睛微微一動，再有個把時辰就能到蘇州，他低低笑了一聲，「許是真的有這麼一人呢。」

蕭沈君不以為然，但也沒有繼續這個話題，轉眼便要到蘇州，若蘇家早就得了音訊，要是他沒有猜錯，蘇長宇肯定已經忙碌數天了。

Crescent